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
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 建立香港與內地協作的健全機制

劉佩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回過頭看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角色，目前民間的情緒與經濟社會的緊密關係背道而馳，只是兩地政府及民間協調機制未到位的結果！港珠澳大橋的興建計劃，經過二十多年的蹉跎歲月，結果在中央積極介入及協調下立即上馬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希望本屆特區政府加一把勁，建立香港與內地合作的健全機制，進而為香港經濟定位、發揮更大的作用。**

## 未做好經濟轉型的配套調整

讓我簡單列出香港經濟的境況：

1. 1997年香港的經濟規模高於內地任何省區市，相當於內地GDP的17.3%，到了2011年下降到只有3.2%。在對外貿易方面，同期香港比較內地的貿易額也由121%次第下降到25%。

2. 過去十五年香港經濟在外圍經濟影響下，經歷亞洲金融危機、科網股爆破、沙士、禽流感、全球金融海嘯、歐債危機，去年本地生產總值比起1997年只增長了三分之一，其間一如既往大幅波動，出現幾年負增長。

3. 十五年間，香港對內地經濟的依存度大幅提高：

a. 香港的貿易總額中對內地貿易額由36.6%增加到48.5%；原來香港傳統貿易夥伴歐美分別只佔6%及5%；

b. 內地及相關股票佔香港股票市場總值的44.4%，交易總額的65.8%；

c. 香港的4,200萬訪港旅客中，2,600萬來自內地，其中三分之二是「自由行」旅客。

4. 香港的GDP中，服務業佔總值的93%，就業中的88%；其中最重要的是與貿易有關的生產服務業，例如物流、商業服務等，約佔一半。金融業佔GDP的15%，卻只提供就業的6%！

5. 自從2004年與內地簽訂CEPA以來、共簽了9份補充協議，其中關鍵的服務貿易市場准入進展不大。

從香港經濟的結構及規模看，有一樣不變的就是香港始終是一個外向型經濟體，在過去以有形貿易出口刺激帶動增長，今天香港集中發展金融、貿易、商業服務及旅遊也是依賴香港以外的市場，特別是內地市場。

香港要維持經濟可持續增長就要確保香港市場的擴大及持續發展，香港的勞動力要能為就業前景作出調整學習及培訓技能。政府要消除發展的障礙，加強與內地建立更有效的溝通協商機制，教育培訓機構要提升及更新課程。

很可惜，由於我們未能及時作出經濟轉型的配套調整，民間情緒卻把香港的機會解讀為外來威脅、把簡單的秩序管理問題轉化為鼓吹思想封閉及邊境閉門政策的理據。

就以深圳準備向內地人發出「一簽多行」簽證一事及「水貨客」影響深圳海關及上水火車站為例，其實問題在於香港與內地的欠缺協商及深港口岸海關未能相應作出配套措施。

## 解決「水貨」問題靠兩地加強管理

香港的地理面積只有1000平方公里，比內地很多縣都要小。人口有700萬。內地在人口流動一向都很重視管理，應該很明白香港相對於內地只是彈丸之地，容量有限。可是過去在處理香港與內地交流及協作時，很重視對等。其中CEPA就受到這個障礙的制約，例如專業認可及執業准許就是如此。以醫生而言，如果容許香港的醫生到內地執業，對內地同業的衝擊是很小的；反之，如果容許內地的醫生來香港執業，足以使整個香港「陸沉」！同樣，內地給予「個人遊」以來，對香港的商業帶來了繁榮，可是也要注意數量控制及管理。可惜，深圳單方面宣佈發「一簽多行」給非深圳居民之前、卻沒有與香港特區政府磋商或取得共識、作出相應的部署。記得當年在沿海推行「改革開放」初期，內地人口遷往沿海城市，形成「盲流」，後來人口輸出及輸入省份共同商討協調，使勞動力有序地遷移，秩序就改善了。香港回歸以來，強調地方政府不能干預香港事務，造成內地一廂情願地規劃，向港人作出合作建議，卻聽不到特區政府或港人主動提意見。一直以來，香港雖然對「改革開放」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主要是靠香港人的積極投入，很多時候就缺乏政府撐腰及關懷、政策的保護。

其次，內地重視大企業的態度既影響了內地的民營企業發展、不能激發內需，同樣也影響香港中小企往內地發展，影響內地省市縣取得引進外資及管理經驗的機會！

■劉佩瓊

特區政府臨時以旅客不能從事經濟活動為由，打擊「水貨客」，短暫而言可能奏效。可是「水貨客」不會絕跡，只是內地客的機會由港客取代而已！

「水貨」在香港這個自由港不是犯法。只是對內地而言可避免交關稅，賺取差價。因此，「水貨」是內地的問題而不是香港的問題。那就要從內地的海關及口岸等各部門把關了。香港可以做的只是加強管理秩序。除非容許香港及內地建立協商渠道，訂定更仔細的入境證分類及監察程序，否則仍未能解決問題。

# 政治阿Q宣誓醜態百出

青鋒

第五屆立法會70名立法會議員日前舉行宣誓，其中有數名政治痞子和政治阿Q，作了醜惡的表演，其反中亂港、不學無術、醜態百出，我見了污目，你聞之作嘔，他聽了憤恨。有街坊賦打油詩贈之曰：政治阿Q假宣誓，醜聲四溢違法例；斷章取義出狂言，莊嚴場所放臭屁！

品行惡劣，狗彘不如。用這八個字形容癲狗黃毓民並不為過。《荀子．榮辱》曰：「乳彘（豬）不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即是說，乳豬都懂不和狼虎接觸，小狗也識不要遠遊，是因為牠們不忘父母祖宗；但人呢，對下屬忘了本身之正派，對上忘了他的君主，雖然是「人」，但豬狗不如也。黃毓民在宣誓中，其身忘下，忘了部分選民對他的囑託，又故意以「咳」把「共和國」消除不唸，只剩「中華人民」，此上忘國家之大義，是為叛逆，屬豬狗不如也。

桀犬吠堯，黑狗吠日。用這八字描述「長毛」梁國雄正好合適。桀殘暴，堯英明；桀要亂，堯要安，此分水嶺也；黑狗黑，恨日白；狗喜暗，怕日光，此黑狗對着太陽狂吠也。今長毛在宣誓中高呼「結束一黨專政」，是盼望亂國也。眾所周知，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壓在頭上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又在改革開放方針指引下，才三十年，就使人民陸續步入小康，讓國家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之崛起、繁榮、安定，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梁國雄的咒罵，是要「結束」中國今日之強大、安定局面。元．無名氏《賺蒯通》曰：「桀犬吠堯，非堯不仁，犬固吠非其主也」。梁國雄及黃毓民之流，因中國非其主而欲當洋主子之奴而反中，故如桀犬吠堯也。

不學無術，做賊心虛。用這兩個成語概括陳偉業也正中要害。在宣誓中，陳偉業人行牛步，手捧孫中山畫像而背叛中山先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誓言，要使中國重新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其逆潮流而動的表演一覽無餘。這種做賊心虛在他的顫抖着的嘴唇、囁嚅着的言語、讀不準「逆」字發音，表現了逆賊內心的虛怯。至於把浩浩蕩蕩讀為「浩浩湯湯」，要拋「書袋」以示「博學」，但不知孫中山先生的名言「時代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是用來形容革命形勢，正好是今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陳偉業之流不能阻擋的寫照。浩浩湯湯（shang）指水勢壯闊，浩浩蕩蕩形容氣勢雄壯，蕩蕩不能讀湯湯，陳偉業畫虎不成反類狗，難怪引來一陣嘲笑聲！

還有人唸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故意陰聲如蠅吟，此「慢咪」陳志全也。他以為唸細聲不被人聽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存在」，此鴕鳥頭埋沙堆之蠢、掩耳盜鈴賊之笨也；還有李卓人戴吹氣手套上陣，此扮「騎士」唐．吉訶德要與風車搏鬥之滑稽可笑也。

這幫政治阿Q以為如是表演就是「勝利」，特別是黃毓民，行為已違反《基本法》104條和《宣誓及聲明條例》11章，應褫奪其議員資格才是！

# 反對派三大板塊整合已經完成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新一屆立法會開鑼，反對派亦迎來了大洗牌。這次立法會選舉，不但令民主黨龍頭地位不保，而且亦令反對派的板塊重組完成了最後一步。經此一役，反對派內的三大板塊整合業已形成，當中包括以民主黨、民協為首的溫和力量；由公民黨、人民力量、新民主同盟、社民連結成的激進派力量；工黨、職工盟以及個別獨立議員結成的反對派勞工力量。這三板塊在過去幾年逐漸成形，而在立法會選舉後各黨派亦加快了合縱連橫步伐，當中既是為了加強自身的政治力量，更是為了擴大反對派整體政治光譜，由中間選民、勞工群體以至最激進的一群都包攬無遺，以應對未來雙普選的來臨。反對派已經在整合了，建制派如何應對將關係未來管治權之爭，絕不能掉以輕心。**

## 民主黨、民協的溫和力量

反對派整合後的三大板塊，一是以民主黨、民協為首的溫和力量。這個板塊的目標對象是廣大的中間選民，所以在立場上雖然擺脫不了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攻擊特區政府的本質，但在策略及路線上也抗拒激進的衝擊及抗爭，在部分問題上能夠有一定妥協空間。原因是中間力量對準的是中間選民，這些選民特性是理性、溫和、保守、重秩序、抗拒激進。溫和力量要爭取這些選民支持，在立場路線不能與其選民的認知相差太遠。試想，如果民主黨走出來如人民力量、社民連般發動「五區公投」，結果將會怎樣？民主黨將會自毀長城，兩面不是人受到左右夾擊，丟失了最核心最堅實的支持者。這點當年司徒華在生時看到，但之後何俊仁等卻動搖了，開始投機，最終在選舉中受到懲罰。然而，參照今屆立法會選舉結果，這股力量的支持者有所減退，新一屆民主黨領導層能否撥亂反正，值得留意。

## 激進反對派力量

二是以公民黨、人民力量、社民連、新民主同盟為首的激進反對派。這次選舉這一派勢力有所上漲，公民黨得票率為14.1%，較上屆上升0.4百分點，得到了26萬選票。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的得票總和比上屆上升7成，共得約26萬票。兩者與民主黨的24萬多票已經不相上下，如果將其他激進黨派得票全加起來，結果將更為驚人。激進派能夠在選舉取得佳績，一方面是因為近年社會怨氣積累，特別是青年人對前途感到徬徨，增大了激進派市場；另一方面也由於激進派的選舉策略得當，連番設陷阱予民主黨更令其得票大跌。或者有人會質疑何以將新民主同盟計入激進派。然而，論激進程度這個由范國威牽頭的組織與人民力量等其實不遑多讓，他們公然打出「反中央」、「反融合」的旗幟，「排內」立場明火執仗，極為惡劣。隨着今屆議會激進勢力有所增長，對政府施政及社會穩定肯定帶來不利影響。

## 反對派的勞工力量

三是反對派的勞工力量。這一環本是反對派的弱項，但自從李卓人拉攏其他議員組成工黨後，這一派勢力開始上升，在今屆選舉的當選率更是各黨派之冠，說明勞工牌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過去一段時間，反對派都不重視勞工問題，來來去去都是一個李卓人在搞，但眼見工聯會在各級選舉優異的表現，令反對派察覺到勞工光譜的重要，於是，李卓人於去年突然拉攏幾名反對派獨立議員組成工黨，目的完全是針對選舉。事實上，工黨在勞工議題上與職工盟並無分別，甚至抗爭上更為激進，對勞工議題的倡議也不見得分外落力，不過是掛個工黨牌子，以吸納勞工選票。經過這次選舉，說明反對派開拓勞工市場是有利可圖。現時工黨甚至再拉攏其他黨派加入，甚至連社民連都大開方便之門，顯見反對派對於爭奪勞工票的意圖。

客觀地看，反對派三大板塊的整合，凸顯反對派正出現一種新形勢，由以往一盤散沙的所謂「泛民主派」，變為現時相當具針對性的三大板塊，彼此不但政綱、立場、策略各有不同，而且目標選民也各有針對，令反對派各派的分工更加明細，也更有利擴大政治光譜。這明顯是為了迎接未來雙普選的要求，要保住以至是擴大「六四選民比例」。反對派的整合已經悄悄完成，建制派該如何應對一個全新陣形，更具攻擊性的反對派？

# 反國教意欲何為

桂松

最近，本港出現了一件怪事——國民教育被歪曲、抹黑為「洗腦教育」，頓時抨擊之聲不絕於耳。儘管政府作出了讓步，反對者仍不罷休，他們得寸進尺，揚言要政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及其課程指引」，並以公民教育取代之。他們還威嚇推行國教的學校和教師，要對國教加以監督和審查。

稱之為怪事，乃因事件不正常，不尋常。須知香港回歸中國已十五載，國教不但不能促進，反而要被封殺，試問這是甚麼道理？難道今日的香港不是中國的土地，不是直轄於中央政府的特別行政區，而是無屬性的獨立實體？難道港人的大多數不是中國人，而是外國人或是無根的一族？若非持此觀點，怎會如此起勁地反對國民教育？

## 紅衛兵式反國教是港之悲哀

其之所以怪，還因為它突然而來，彷彿晴天霹靂，繼而傾盆大雨。其實早在九七回歸之前的港英管治年代，已有一些學校和教育界人士推行愛國教育，成績斐然。回歸後的十五年內，國教一直存在，而且日益擴大，對此社會是認同的。由於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關係日趨密切，人們對國教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認識亦有所增加，即使其間有個別人士反對國教，但不獲廣泛支持，不成氣候，因為國教只是一種認識國家歷史、文化以及國家現狀和發展的教育，絕非政治理念的灌輸，這有甚麼可反對的？

既然這些年來都是這樣推行國教，怎會驟然一變，成為洗腦教育？作為教學參考資料之一的《中國模式》內的小量內容引起爭議，教育局即時表態不予以接受，反對者硬指政府硬銷，固然沒有根據，其後又對課程指引諸多挑剔，將一些非重要的細節（例如有關情感和評估方面）羅列出來，硬指為洗腦而全盤否定，更非理性分析。該指引若有不足之處，可以提出意見。動輒上綱上綫，以偏概全，這不是求實的科學探討，而是純粹出於政治偏見的謬誤，用以欺騙大眾，為此挖空心思，無所不用其極，這就不只是認識上的問題，更關乎人的道德品格。那「紅衛兵」式的衝擊固然可笑，那貌似說理其實胡說八道的劣質文人更為可惡，這不啻是學界和輿論界的悲哀！

## 警惕「反中亂港」勢力坐大

其實，瘋狂反對國教的人並非反對「政治灌輸」，因為它根本不存在（除此之外，他們實在拿不出其他藉口），他們真正反對的是港人對國家的認知和關愛。有些人因國教被歪曲而受到誤導，有些學校推行國教而感壓力，這正是國教反對者的真正意圖。他們不愛國，也不讓人愛國，其心可誅也！

現在看來，反國教的歪風突然颳起，並非偶發事件，這是本港近年（特別是今年）連串出現政治上嚴重越軌出格行徑的一個部分，先是以「五區公投」挑戰國家行使對香港的主權，繼而全盤否定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製造官民對立，最近更不斷挑撥香港與內地關係，甚至公然以多種方式宣揚「港獨」，如此明目張膽，殊為罕見！香港正面臨反對派等一手炮製的抗中亂港的嚴峻局面。市民應提高警覺性，密切注視事態的變化。那些受誤導而對國教有顧慮的市民，其實並不反對國教，更不會認同抗中亂港的劣行。一切愛國愛港、支持香港穩定繁榮的人士應該擦亮眼睛，認清那一小撮抗中亂港者的面目，加強團結，為創造香港更美好的未來而努力！

# 公用事業加價要小心處理

蘇偉文　恆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蘇偉文

現在已是十月中旬，距離2012年完結還有兩個多月，而香港有一個傳統，就是每逢年底都是各項公用事業加價之時，綜觀以往各家公用事業加價的經驗，只要公用事業一提加價，不少反對聲音必然出現，引伸出來的社會爭議可以是很大的。

一個幾可預見的加價爭議風眼，就是兩電的加價申請，據各大報章的報道，兩電申請加價的幅度都超過百分之十，在今天通脹已沒去年般肆虐的情況下，超過百分之十的加幅，代表的是加幅超過通脹的兩倍，社會上不反對這個加幅才怪。去年兩電申請加價時已被人批評得體無完膚，現在的加幅要求比去年的還要高，以去年的經驗來看，這個問題會是很嚴重。另一個加價的潛在地雷是港鐵的可加可減機制檢討，這個機制已實行了五年，已屆重新檢討的時候，上次港鐵跟從機制加價，卻惹來大眾不滿，要求檢討機制時引入多元考慮的聲音不絕於耳。

若果站在經濟理性的角度看，公用事業的加價申請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公用事業都是上市企業，它們也是要講求回報，以現在港鐵的資產回報來計算，其實也不是太豐厚，港鐵的資產回報大約是7%，相比香港其他上市企業的回報來說，也不是特別高。同樣而言，兩電的回報是認可資產的9.9%，但當計算總資產時，其回報率又下降了。這些數字說明了一個現象，以絕對數字來說，公用事業無疑是獲取厚利，但以回報率來計算，起碼比起其他上市公司來說，這個利潤回報也就不算是特別高的了。但筆者要強調的是，這個說法是依回報率的角度看問題，當我們一併考慮其經營風險時，由於公用事業的營運風險相對較低，在低風險的情況下，公用事業的回報率應該比較低，我們是否應該用香港上市企業的總體回報來作指標，其實大有商榷之處。無論如何，對市民來說，人們根本搞不清楚回報率和盈利的分別，風險回報又過分抽象，對一般市民來說，他們只會看到公用事業財雄勢大，每年獲利豐厚但又連年加價。

若果站在商業法理的角度看，兩電的加價是依從利潤管制協議的條文來進行，兩電的要求是有法理依據；同樣道理，港鐵的加價申請是根據可加可減機制來實行，又是一個法理上賦予的權利。我們可能不同意機制和協議中的條文，現在看來可能會覺得優待了兩電和港鐵，但在程序上要改變現行規矩，就必先要改動利潤管制協議和可加可減機制。但這是站在程序合法的角度去看問題，市民只會覺得在程序上無助，也增加了市民的不滿，當反對加價申請已不再是講求程序合法，反對的情緒就會投射在政府身上，市民對公用事業加價感到無可奈何，反映的就是政府的把關不力。

這個情況在目前香港已多次發生，當市民對一些社會現象不滿意，就自然而然地對政府責難，也不管事情的法理邏輯。在公用事業的加價申請上，筆者看到的是一個對政府極大的難題，民意代表等候機會對政府大肆鞭撻，也不是杞人憂天之事。